

#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東度記 第二十六回 公興五試寇謙之 正乙一科真福國

話說成公興道士與寇謙之離了尼庵，一路講論一番道理。謙之問道：「師父，弟子投拜入門，只為往年慕道無功。今日願求個不老長生方法。」成公興答道：「弟子你既要求長生不老方法，須是到個山中靜室，修煉服食藥餌，方得不老長生。我聞華山僻靜，當與汝封彼處藏修。」謙之拜謝，當時隨著成公興師父取道而行，到了華山腳下。只見那山：巍巍頂接碧天齊，鬆檜森森路境迷。

鶴唳猿啼禽鳥噪，雪深石峻洞幽淒。

成公興與謙之到了山下，公興想道：「謙之雖然投拜我為弟子，他道心真實，尚未深知，不三番五試，這道術萬一妄授匪人，彼此罪過不小。」公興乃把手一指，只見那山腳下，隱藏著一座茅草小屋，門外立著一個老婆子。成公興到得面前，向那婆子問道：「老婆婆，借問你一聲，這山上可有狼蟲虎豹麼？」婆子道：「有的。」又問道：「可有寺觀麼？」婆子答道：「沒有寺觀，捉有仙人留下的石室，又問道：「石室可有人住麼？」婆子道：「無人住。」；又問道：「上山到石室有多少路？」婆子道：「二三十里近路，只是過兩條嶺阜。」公興聽了，便叫謙之：「你可上山，看石室可潔淨幽僻；堪以居住？我因走來倦怠，且借茅屋暫歇。」謙之聽從，乃登岩涉嶺，上得山來，越走越遠，腹中又饑，思量進前力倦，退後不能。他正在嗟怨之時，只見一個山猿，在那石磴之上蹲著，見了謙之，攀援鬆檜枝上，望著謙之，唧唧嘍嘍。鬆下頃刻一隻白鶴，蹣跚跳舞。謙之也坐於石磴之上，觀聽那猿啼鶴舞，不覺脫了雙履，盤膝磴間。方閉目，不知那猿跳下樹來，悄悄把雙履拿去。謙之開眼見了，不覺怒從心起，道：「山猴孽畜！你拿了履去，我卻如何走這山嶺石徑？」乃去趕猿，這猴子趕便走，不趕又住，只把雙履穿上又脫，脫了又穿，及至謙之走近，他又往那峻石險崖飛越蹲著。謙之急得紅汗交流，乃怨道：「師父要我上山，他卻在婆子茅屋安坐，這回吃茶吃飯，叫我忍餓受苦。卻又被這孽畜偷了履去，如何走路！」

正怨間，只見公興走近前來，說道：「徒弟，為何不尋石室，卻在這裡閒坐？教我茅屋久等。」謙之道：「師父，我弟子只因山嶺險峻又遠，力倦腹饑，坐此石上少歇，苦被猴子竊去雙履，在此沒計奈何。」公興笑道：「出家人時時謹戒，刻刻提防，雙履是身外之物，你未免不因它動了身內之火。如今你雙履在何處？」謙之乃指道：「那猴子在那裡穿穿脫脫的便是。」公興見了，便把自己的雙履脫將下來，望平坦嶺傍一擲，那猴子見了，也把雙履脫下來，望嶺傍一擲。公興乃叫謙之取履，謙之方才取得雙履，師徒穿上，過得嶺來。謙之問道：「師父，以你的道法幻術，諒一個猴子如何難治！為何把雙履設個狡計算它？」公興笑道：「弟子，你既知狡計何異幻法，總屬欺詐。目前不是個正大修行，人有個自然道理，你時尚未至，心地未堅，且自安常取順。」謙之拜謝，乃道：「師父，弟子走了許多遠嶺，腹中饑餓。公興把手一指，只見嶺下青茸草細草，公興先拔了一束自啖，卻叫道：「徒弟，此草可以充饑。」謙之依言，彩而食下，即時腹飽，雖膏粱不美過草。師徒正行，只見峭壁懸岩處一個洞門，公興道：「此石室也。」乃與謙之入得洞來，只見洞裡幽僻潔淨，卻似個仙家屋室。怎見得？有《西江月》二律說道：

石室幽深淨潔，石牀石磴依台。仙人居處有誰來？洞卷白雲自在。簾掛珍珠滴漏，棋分青白安排。丹成瀟灑任徘徊，都是仙家境界。

卻說海島真仙玄隱道士，一日赴蓬萊會去，吩咐道童徒弟謹守洞門，叫新園收服這些邪魔外道，不得渾亂正大真機。新園道：「弟子心願收服邪魔，只是道力微小，望師真傳授幾般微妙正法。」玄隱道：「仙機高妙正法，輕易難聞，汝非修立藥餌丹爐、九轉純一，何由得道？」又對道童說：「自汝復歸正乙，已自了明大道，尚差片步未登，將也有授受因緣。只是勿傳下土。」玄隱說罷，駕鶴凌空赴會。道童卻與新園思想，也要招個門下弟子徒孫。新園忽然一想，與道童說道：「本智師兄，我於往昔會中，見」四里『遠投異度，擾亂人心性，都叫人迷了這酒色財氣。近又附合了貪嗔癡，敗壞禪門，我力不能驅逐，想昔本定轉劫，卜淨投生，或可點化歸真，當圖共力。」道童道：「非人莫傳，師有明戒。師兄須要慎重。」新園點首。

卻說謙之得了公興指的青草，彩食不饑。一日向公興說道：「師父，弟子久隨師父，每患肚饑，即得草食，止可因饑得飽，不能長飽無饑。」公興笑曰：「汝欲長飽不饑，亦非此草。」乃將手望鬆樹下一指，只見那鬆下長出許多茯苓藥草，叫謙之服食。謙之道：「師父，這物徒弟常賣市間，豈足以服了不饑！還求些異味。」公興道：「飽腹豈獨茯苓，長生還須柏葉。便是柏葉，也堪服食。」謙之不信，還求師異味飽腹。公興道：「我姑試汝，卻也不甚差訛，奈汝不信。也罷，吾昔有一師修行海島，能修藥餌，若得他傳授，修煉服食，可以延年無算。」謙之欣然，求師訪海島真仙。一時二人離了華山石室，望海島趨來，渡海盤山，也不記時日。二人到得海島，依崖而上，只見洞門深鎖，道童本智門外兀坐。公興與謙之上前詢問真仙。道童道：「吾師赴會未回。二位問的何人？」公興道：「吾昔有賽師，法號新園，久未會晤，聞他近在海島，故此來投。」本智道：「新園亦吾師。今吾暫留此地，責令收服邪魔歸正。他因想也要尋個門徒弟子，向在此間，今往別山去也。二位當於他處找尋。」公興便把謙之饑餓求飽的情由說出。道童道：「吾門謀道，自有餌藥，若為饑餓求謀，便是誠心未至。吾師回洞無期，便是我也不授這般弟子。當速尋新園，他只恐也不收為饑飽的弟子。」道童說罷，把衫袖一拂，煩刻那海島洞谷形跡連道童均不見，只見懸崖峭壁，密樹叢林，沒有路徑人跡。二人只得望洋四顧，公興看著謙之道：「到此光景，只得駕個幻雲，回華山石室。」乃作起法術，駕雲起在半空，公興低頭一看，說道：「吾師在此山也。」謙之也低頭一看，果見一座大山在海，二人停雲落阜，依舊住足山腳下。謙之道：「師父，腹饑了，此地無那草，便是柏葉也無，如之奈何？」公興把手一指，地間忽然長出那青草，叫謙之彩吃。謙之不肯去彩，道：「弟子吃此，日久厭心，且問師父：這山是何處？遠近可有人家化緣賣藥，可以充腹？」公興道：「此嵩山也。我與汝登高峰，尋石洞，恐新園賽師在此，未可知也。」

二人上得高峰，果見石洞裡坐著一個全真。公興上前拜倒，說：「弟子有失瞻依，為罪萬千。」全真曰：「與汝別久，正你懸想。」乃顧謙之道：「此為誰？」公興答曰：「弟子招來徒弟。」全真曰：「既是新招徒弟，乃吾徒孫，只是以孫名汝，失了劫前相共患難之義。汝今來意，卻是為何？」公興又說謙之腹饑欲飽之意。全真道：「汝既為此，當以長生不饑藥餌之。」公興曰：「正惟師望。」全真乃具藥食。謙之一見，嚇得魂飛天外，膽顫心驚，向公興說道：「師父，怎麼是些毒蟲惡物？臭穢不堪，看著嚇人，還要入口！」自付此非全真，必是山妖石怪，乃往外就走；全真見謙之要走，把口吹了一氣，只見石洞就有幾十層，全真與公興都不見了。謙之哪裡出得洞來，心慌跪地，叫：「成師父救我！」只見公興在石洞之外，遠遠聲應洞中，說道：「徒弟，你未可成批止可為國王卿師相。」言畢，公興也不見。謙之獨自在石洞中，只得打坐修煉，想道：公興師父三番五次試我，我不能專心致志，只在個饑飽。今在這洞中，如何得食？」正然心慮，只見那柏葉青草，廉蒙茸茸，長入洞來。他彩麵食之，得以不饑。

一日，正在洞中修心養性，忽然那洞開峻石，謙之走將出來，見一大神，乘雲駕龍，導從百靈；集於岫便，啟稱太上老君，謂謙之曰：「自天師道陵升遐以來，地上曠職，汝文身直理吾故授汝王師之位，賜汝雲中新科二十卷。自開闢以來，不傳於世，汝宜吾新科，清整道教，除去偽法、租米錢稅及男子合氣之術，大道清虛，寧有斯事！專以正大禮度為首務，加之以服食閉煉。」使玉女九疑十二人授謙之導引口訣。謙之拜受忽然大神不見。謙之乃奉法辟谷，不復言饑。年餘，在石洞中，精神色澤大異昔時。一日，自想居此山中無事，乃出洞閒步，忽然見山嶺之上，又有一個神人端坐，旁有童子，執著許多經冊籍。謙之投拜嶺下，請問：「上聖何神，顯化弟子？」神人答曰：「吾乃老子孫，名號李譜文，因見子有仙風道骨，特齋圖篆真經、天宮靜輪之法與汝，汝若能敬奉正教，恪守真科，福國利民，永持善道，吾當與上界天仙導引汝超凡成聖。若或離經叛道，不但奪汝之祿，且有降罰於汝。」乃以經文六十卷賜謙之，謙之既拜受了圖篆真經，隨離了嵩山，望魏地而來。到得一座寺院門前，只見幾個僧人，在山門之下立

地閒談。謙之近前，聽那僧人講談的不是別話，乃是迎接官府。謙之乃問道：「列位禪師講接官府，卻是哪位官府？」僧人見謙之是個道流羽士，衣衫卻因久在洞谷不甚整齊，便輕易答：「接官府是個官府。」謙之一時便忍耐不住，說道：「世俗炎涼，只敬衣衫，不敬人品，且是勢利。官府管得他著，便伺候迎接。我無干礙。便答應，也沒好言。」乃弄個幻法，猛然換了一個整齊全真。那眾僧見他：

仙冠道服，白拂黃縑，兩道眉清分八行，一雙手長尖十指。體貌如蓬萊道眾，丰神似大羅真仙。小童兒捧著經文，大體面妝來圈套。

眾僧一時忽略，見道士人物整齊，衣衫新麗，便起敬起畏，躬身上前問道：「老師真何處降臨？請入方丈隨喜。」謙之答道：「吾乃官府相邀到來，僧人迎接的便是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往山門，搖搖擺擺進來，後便跟隨兩個和尚，一個說到小房少坐，一個說到山居奉茶。謙之到得方丈，只見一個行者捧著一杯茶來。謙之接茶在手，不覺笑了一笑。行者瘋瘋顛顛的問道：「老師父笑誰？」謙之道：「世態炎涼，後恭前倨。」行者也笑了一笑，道：「誰教狡詐？病則一般。」謙之聽了驚異，方欲再問，那行者聽得山門外清道聲傳，往外飛走，說：「官府來也！」只見眾僧凜凜排班迎接，那官府昂昂直進方丈而來。眾僧只道是官府邀請來的全真，不敢叫謙之迴避，哪知是謙之詐言！這官府卻是魏朝官長，姓崔名皓，進得方丈，見個道士坐在堂中，那謙之卻又弄個法兒，依舊是洞中出來的破服。崔皓見了怒起，便叫左右，一邊捉串道士，一邊睬過僧人。方才開口，謙之聽得，便叫：「官長休得囉喏！貧道不是與你捉拿的。」崔皓問道：「你是哪裡來的？」謙之道：「官長若問我貧道，聽我說來。」說道：

家住嵩山石洞裡，清淨幽深無可比，  
饑餐洞口萬年鬆，渴飲山頭一澗水。  
我師公興本姓成，傳教譜文名說李，  
煉就金丹得九還，能延壽算成千紀。  
賜我圖篆與真經，掃除偽法租錢米，  
雲中新科二十宗，開闢以來不傳起。  
謙之道士是吾名，特到塵凡來度你。

崔皓聽得，隨叫左右備車馬，把謙之請到府中，盤問他三藥二火之微妙，六時百日之深功。謙之隨問隨答。當時崔皓大喜，納頭便拜，請謙之的科儀圖篆、真經等卷看閱。謙之答道：「官長要看貧道這科儀等項，卻不是輕易看的。」怎生樣看，下回自曉。